



四季

夏日洒水、嬉水是消解燥热的最好方式。“洒”是游泳之意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它浸满了山泉的清冽与时光的温润。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,我最爱“洒”——学龄前就刻进骨子里的本能,无论是狗刨式的“抬头蛙”、四肢舒展的仰泳,还是侧身破浪的自由泳,无一不娴熟自如。

闽南人的话语向来鲜活接地气,富含生活智慧。儿时常听长辈讲,胸部若微微内凹,便是“鸭胸”,这种天生与水相亲,洒水如履平地;反之“鸡胸”者,则难以与水结缘。我那时总认真地打量自己,胸腔贴着薄衫浅履,便暗自欢喜——原来我竟是天生擅洒的幸运儿!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的老家就像世外桃源,三面青山如黛,屋舍依山势而建,炊烟袅袅,流水在村前潺潺淌过,斑斑的啼鸣在“对面山”和观音山之间往复呼应。村边田园层层叠叠,水稻、番薯、小麦、蔬菜依时节轮番播种,晕染出四季分明的田园画卷。村落对面,一块巨大的石盘下藏着一汪大潭,每逢春雨淅沥,四方山泉争相汇入,

夏日嬉水

□郑玉治

潭水便涨得满满当当,清澈见底,恰如朱熹笔下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”的景致。

大潭成了村人的乐园。夏天,大人小孩循着清凉而来,争先恐后扑进水里,任澄澈潭水驱散满身暑气。冬天,也不时有人在此冬泳。

学洒要先在菜园边的小水池攥着青石晃悠悠扑腾练胆,待到能离岸五六步稳稳游动,才算有了到大潭“深造”的资格。潭水带着山泉的甘冽,纵身跃入的瞬间,那份惬意,比杨万里笔下“水晶帘动微风起”的清爽,更添几分山野酣畅。潭中放养的红鱼苗,会循着水花围拢过来,轻轻啄咬脚底,痒酥酥的触感,舒服得让人忍不住轻笑。

我常常上午与小伙伴们在潭中嬉戏,下午还趁四下无人,偷偷溜去再泡上片刻。有时怕被母亲责骂,便坐在石板上晒太阳,

直到湿衣干透才敢回家。记得我家厅门后立着一根竹枝,那是母亲用来威慑我的“法宝”。有一回恰逢阴天,衣衫迟迟未干,我浑身湿湿地从门缝溜进,终究没能逃过母亲的法眼。她又气又急,抓起竹枝便追着要打。我见无路可逃,瞥见猪圈边那株高大的树,急中生智爬了上去。母亲见状吓得脸色发白,生怕我摔下来,连忙软了语气哄道:“乖乖下来,不打你了,以后不许独自一人去洒水。”

全村女孩中,堂姐洒水的速度最快,游得最远。大潭边那株苦楝树枝丫遒劲,苍劲的横枝斜伸至潭面,是我们学习跳水的最佳平台。赤脚踏过粗糙的树皮,掌心攥着微凉的枝丫,一点点挪到最外沿的树杈上,堂姐总是第一个起跳。她屈膝躬身,双臂向后舒展如翼,一声清脆的“来咯”未落,借着树枝弹力纵身跃下,身影在天光与潭水间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,“噗通”一声扎进水里,溅起的水花



(CFP图)

如碎玉般激散开来。我紧随其后,立于树丫上能嗅到苦楝花淡淡的清香,低头便见潭水清澈如镜。深吸一口气,身体穿过空气的瞬间,风掠过耳际,即便是周身被清凉包裹的凉爽。

如今再回首,那些泡在潭水里的日子,早已化作最珍贵的童趣,悄然藏进记忆深处。每当念起,便如潭水般清润,如花蜜般甘甜,更如闽南乡音里的“洒”字,带着岁月沉淀的温软,在心底久久萦绕。



每日佳句
你无法控制风的方向,但可以调整帆的角度。



乡情

□涂添丁

一晃,母亲去世已多年。我却依旧能梦见她,梦境里,母子俩往昔生活的点点滴滴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一浮现,而每次我都会诧异,梦里的场景总绕不开一座叫官洋的小村庄——我的老家。

在搜索工具或地图里输入村庄名,页面上只会出现一个标准的地名标识,再无其他介绍。它沾不上半点名胜古迹的名气,唯有一条细如发丝的小路,维系着村庄与外界的联络。

有一段时间,我曾对这片土地心生怨言,抱怨父母把我生在这里。我看惯了四周连绵的群山,它们除了早早迎来春日气息,仿佛再无用处。走出去是山,转回来还是山,仿佛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的怀抱。好在山坳里有一所小学,那是全村最像样的建筑。村里的孩子到了年纪,便像赶集似的奔向校园,而后齐声诵读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。

闲暇时,我也曾满怀憧憬在山野间游荡,试着解读各家大门上的对联,想从中读懂沉淀的岁月过往与家族荣光,却常常一无所获。除了上学读书,课余时间,我总被父母唤到田间劳作。

记得通往学校的一条小道,也能直达仙公山。那时,游人常沿着这条路走来,模样让人羡慕。我问父亲,这些是什么人,为何不用下地种田?父亲告诉我,他们是城里人,能领到粮票与工资,闲暇时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这便是我对城里人的最初印象。

几年后,我收到了一所大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那天,我正在菜地里拔草,父亲高兴地对我说:“往后,你的草鞋就能换成皮鞋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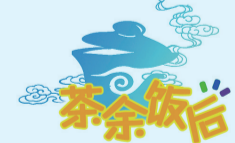
离开家乡踏入城市,我见识了都市的广阔,也真切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距。可我始终像那个闯入此地的人,带着怯生生的目光打量周遭。为了生计终日奔波,我很少念起故乡,与故乡的牵绊细若游丝。

步入不惑之年,这座生我养我的村庄,渐渐开始萦绕心头。村庄里四季劳作的景象、淳朴的乡风民俗、久远的人情旧事,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乡村的日子鲜活质朴,邻里和睦友善。乡里的人与事,经过抽丝剥茧般的回想与梳理,那些看似雷同的朝夕,依旧暖人心扉。在这片土地上,人们彼此帮扶、相互依偎,在并不富庶的山野间世代相守、繁衍生息。

旧日的生活,早早让我懂得生活不易,也磨炼出我的坚韧,教会我心存敬畏。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。年轻时,一心向往繁华都市,总觉得乡村狭小朴素,满心嫌弃。而今,我却愈发眷恋着草木与泥土气息的故土,它藏着深厚的民间烟火,亦如大地母亲一般宽厚包容。

最令人动容的是,村庄始终静立原处,千百年来滋养着一代代乡人。无论我走多远,做什么,它从未有过半分埋怨,一如既往地接纳、包容着我。它沉默无言,无论你是声名在外的乡贤,还是像我这般平凡无奇、无力添光添彩的普通人,都能被它温柔以待。

每每说起故乡,我心中便满是敬意。它早已深深扎根在我心底,触手可及,温暖绵长。



荷花雅称

- 菡萏 古人称含苞未放的荷花为菡萏。李白《子夜吴歌·夏歌》:“镜湖三百里,菡萏发荷花。”
- 芙蓉 完整盛开的荷花名芙蓉,红色荷花别称红芙。苏轼《江神子·江景》:“一朵芙蓉,开过尚盈盈。”
- 静客 宋代张敬叔将十二种花木拟作十二花客,荷花品性清雅高洁,得号静客。
- 翠钱 初生小荷雅称翠钱。纳兰性德《摸鱼儿·午日雨眺》:“沿堤忽转,冲破翠钱雨。”



诗语

落地钟

□陈迎东

落地钟休眠一样望着我
它的木壳是一棵树
指针的铁来自地壳的冶炼
事实上我能够随时让它转动
以此探索缺席的那些
正如我在白纸上写黑字
纸张曾经是一棵树
垂直指向星辰
如今它和落地钟一样
把一些过去搬向未来——
当人们抬起手校准表上的时针
有一首诗写到它
犹如溪水中的小漩涡
不知为什么生为什么灭
它会漂浮到另一片水面
发出螺旋的光
而我要学会垂直向下
像一棵树——根部牢牢钉住地壳

蚌肉鲜

□颜巧霞

一位极少发朋友圈的友人忽然更新了动态,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,文字是:“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给我送来了半篮子河蚌。”配着一张竹篮盛河蚌的照片,一只只河蚌安安静静卧在竹篮里,壳上湿漉漉的,泛着河水的清润光泽。我没有多嘴去问,这河蚌是不是她老父亲亲手捞来的。只是想起了父亲年轻时总去河里捞河蚌,给我们改善伙食。

家乡沟渠、河道纵横。每到夏日,河水便馈赠各色水生美食:鱼、虾、螺、蚬、蚌……村里既有以捕捞水产谋生的大人,孩童也常去浅沟捡螺摸鱼做菜。唯独河蚌,我们孩童碰不得,它不长在浅水滩的沟渠,多栖身宽阔河道深处。大人们反复叮嘱:“小孩子不能下河玩水,水流一急容易出事。”

我们能吃上河蚌,全靠父亲去捞。父亲水性好,夏日傍晚干完农活,把裤

脚卷至大腿,拎一只大木桶走到河码头下水。他一手扶着浮在水面的木桶,一手伸稳住身形,沿着河堤缓步前行,河水慢慢漫过膝盖、浸到大腿,脚下触到硬物,他便俯身探入水中,捞出一只河蚌。岸上的我们,欢欢喜喜看着他吧河蚌丢进桶里。父亲来来回回摸蚌,直到木桶装了大半,才肯上岸。

望着桶里层层叠叠仰放的河蚌,心里满是欢喜,课本里“剖蚌求珠”一词不由浮上心头。总觉得说不定哪只蚌里,藏着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,急着把蚌撬开寻珠。劈蚌要力气,一般由母亲拿斧头从蚌壳缝隙处劈开,露出嫩黄粉润的蚌肉。母亲再剔除蚌肉里黑色的腮肠,炖上一锅鲜美的蚌肉汤。

谈及蚌肉鲜美,郁达夫在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中写西施舌时曾有揣测:“《闽小记》里所说西施舌,不知道是否指蚌肉而言,色白而腴,味脆且鲜,以鸡汤煮得适宜,长圆的蚌肉,实在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。”梁实秋后来考证,西施舌并非河蚌

食事



肉,但郁达夫会拿蚌肉类比这道名菜,足见蚌肉本身滋味极鲜。

母亲最常做河蚌豆腐汤,豆油下锅煸炒蚌肉,煮沸后放入豆腐同炖,炖出的汤汁浓白如牛乳。蚌肉丰腴滑嫩,比丝绸还要软润,入口轻轻一抿便滑入腹中;若细品慢嚼,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,软嫩与弹牙交织,滋味奇妙。

有时家中来不及买豆腐,母亲便去菜园割一把韭菜同蚌肉煮汤。我总觉得韭菜河蚌汤,鲜醇滋味比豆腐河蚌汤稍逊一筹。父亲却从不挑剔,无论母亲煮哪种蚌肉汤,他都吃得满心欢喜,笑着夸赞:“比肉汤好吃,鲜得不得了。”在父亲眼里,蚌汤远胜肉汤,能看出他独爱这一味河蚌。

如今,常见餐饮店里的厨师将河蚌搭配咸肉、鲜笋同炖,蚌肉、咸肉、竹笋各有鲜味,汤汁鲜咸适口。多想带父亲一同品尝,可世间再无他的身影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。

严父

□刘辉煌

们兄弟三人能读书上大学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们全家老小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和几亩薄地支撑。在上班的水泥厂里拼命搬运装卸之外,春秋收秋,父亲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,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穿梭,透着一股不肯认输的韧劲。那些年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,父亲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苦、一句累,他的眼神总是坚定得让人安心:“你们兄弟只管好好读书,不用操心家里,就算砸锅卖铁,我也要给你们供出来。”

老家墙面上至今贴满了我们兄弟上学时获得的奖状,这是父亲最好的报酬和可以自豪的资本。自从我们上了小学,每天凌晨五点多,父亲总会把我们叫醒,让我们母亲给我们每人用刚煮开的米汤煮一个鸡

蛋,说:“趁热喝了,看会儿书或写会儿作业,早上记得牢。”就这简单一句话,没有多余的,而且都是带着命令性。在这样严厉的父权面前,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令,揉着惺忪的睡眠,或是看书,或是做作业。

父亲经常会突击检查我们的作业。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,时常让我们想笑又不敢作声,生怕触动他的黑脸。但还别说,正是父亲的严厉让我们不敢掉以轻心,我们的学习成绩才能一直走在前列。

初中毕业考试,我的语文和思政成绩年级最高,数理化考得不尽如人意,几分之差就和父亲期待已久的水利中专失之交臂。回到家,父亲的脸色自然就不好看,劈头盖脸数落起来。我有些受不了,就顶了他几句:“考不上就考不上,大不了去打工。”我还把右拳狠狠地往桌上一捶。父亲被激怒了:“孽子,我供你上学,就是要叫你学打工的吗?”他抬手抽了我几巴掌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向父亲发动反攻。那年我18岁,

事后,我绝食两顿,最后饿得扛不住了,在母亲的劝慰下,不得已“投降”吃饭。

那天夜里,我早早躺在床上,父亲以为我睡着了,悄悄掀开蚊帐看了好一会儿,叫母亲给我脸上抹了消炎止痛的老茶油,而后叹了口气,和母亲说,这孩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,不上学以后靠什么生活。那一声叹息至今犹记,心中也充满了懊悔与自责。自那以后,我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慵懒,高中埋头苦读,直至考上大学,成为行业骨干。

令我痛彻心扉的是辛劳一生的父亲在他47岁那年的正月,因为工伤事故骤然离我们远去。更加遗憾愧悔的是由于父亲过于“严厉”,我一直很怕他,父子之间一直无法像常人那般有说有笑、沟通畅快自如。然而,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份严格,我逐渐养成了做事认真负责的良好品格。他的严格如影随形,成为我人生中最为珍贵的财富,宛如一把精准的标尺,无时无刻不在衡量着我的行为与进步,鞭策着我不断向着更高的山峰攀登。

天伦



冰箱上的拼图

□董宁

我家冰箱门像块缀满星光的夜空,各色冰箱贴挤挤挨挨,有的边角卷起毛边,有的漆面出现细痕,却都固执地守着各自的故事。

母亲总说这是“乱弹琴”,却在每次整理厨房时,特意绕开那张贴着泛黄便签的小熊磁贴——那是父亲十年前出差带回来的,如今熊鼻子上还沾着我小时候偷偷抹的果酱。

最先在冰箱落户的是枚铜色钥匙造型的磁贴,边缘刻着“平安”二字。那年我刚上初中,每天放学要自己开门回家。父亲把它交到我手里时,指腹反复摩挲着钥匙纹路:“出门记得带钥匙。”后来我竟的忘带过几次钥匙,每次站在门外望进家里,客厅灯总亮着暖黄的光,冰箱门上映

着那枚钥匙磁贴的影子,像枚小小的月亮悬在黑暗里。

读高中时冰箱上多了排彩色字母磁贴,是同桌送的毕业礼物。我有时会写下“今天想吃红烧肉”等字样,固定在冰箱上,过后往往能找到母亲留给我的惊喜。有回模拟考试考砸了,我写下“我好笨”三个字。放学回家,看见母亲站在冰箱前,戴着老花镜观看我写的字。夕阳从厨房窗户斜照进来,给她鬓角的白发镀了层光,她念叨着:“咱们丫头最聪明了,就是这次没发挥好。”等我换完鞋回来,冰箱门上已经贴上几字——“加油,妈妈做了糖醋鱼”,末尾还歪歪扭扭加上了个笑脸。

去年父亲退休,迷上了摆弄多肉植物,冰箱上渐渐多了些小巧的陶瓷盆栽磁贴。他总说这些“假盆栽”比真的好养活,不用浇水也不会枯萎,却在每个周末的清晨,戴着老花镜给冰箱上的“多肉”除尘。有次我无意间发现,父亲把我大学时寄回家的明信片,小心翼翼地贴在冰箱门上,每张卡片旁边都粘着一枚小小的磁贴——有的是枫叶形状,有的是书本模样,正好对应着明信片上的内容。“你寄的每一张,我都怕弄丢了。”父亲用手指轻轻拂过卡片上的字迹,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宝贝。

前几天整理冰箱,我不小心碰掉了一枚磁贴,那是去年母亲节生日时我送她的,上面刻着“健康快乐”四个字。磁贴摔在地上,发出清脆的响声,我慌忙蹲下去捡,却看见母亲早已弯下腰,比我先一步把它捧在手里。她仔细检查着磁贴的边角,轻声

说:“这是姑娘的心意,可不能摔坏了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发现,冰箱上的每一枚磁贴,都是时光的碎片,拼出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点滴——有欢笑,有牵挂,有默默的陪伴,也有深深的爱意。

我在自己的小家,也开始往冰箱上贴磁贴。出差时带回来的不同城市的风光磁贴,和朋友聚会时拍的照片,甚至是儿子画的歪歪扭扭的全家福,都被我一一吸附在冰箱门上。每当家人围在厨房忙碌时,看着冰箱上那些色彩斑斓的磁贴,就像看到了我们一家人走过的岁月,温暖而踏实。冰箱上那些不起眼的磁贴,看似普通,却承载着我们对彼此最深的牵挂与爱,在时光的流转中,拼成了一幅名为“家”的最美拼图。